

---

# 基隆港子弟的跨時代記憶 —邱垂錫老師訪問紀錄

訪問：田中美帆\*\*、鄭力瑜\*、賴俊諺\*\*

記錄：范皓然\*、周思齊\*

時間：2019年10月31日(四)

地點：臺北市邱宅



與邱垂錫老師夫妻合影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研究生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

## 一、童年生活

### (一) 基隆港邊的家庭生活

我是邱垂錫，1935 年出生於基隆市綠町 54 番地，家中兄弟姊妹有 6 人，我是家中長子，上有一位姊姊，下有四位弟弟和一位妹妹。我父親是邱創清，出生在擺接堡柑林埤<sup>1</sup>，後來開了一家叫「泰春行<sup>2</sup>」的船頭行，從事大陸和臺灣兩岸漁貨販賣與商業貿易；母親是高便，她是外公高挺養<sup>3</sup>的二女兒，出生在三峽莊成福字小暗坑 110 番地<sup>4</sup>。我母親的娘家是景美大姓<sup>5</sup>，曾入基隆寶公學校<sup>6</sup>就讀。

我出生後，主要生活在基隆市綠町 54 番地<sup>7</sup>，那裡靠近田寮港<sup>8</sup>和山邊，算是基隆市的郊外。當時與許多邱姓族人同住，主

- 1 擺接堡柑林埤，位於如今新北市土城區中北部一帶。
- 2 泰春行，邱創清所開設的船頭行。據邱垂錫先生的族譜表示，「泰」乃懷念泰山巖祖師廟，「春」乃感激受訪者祖父邱家春（1885-1944）的養育之恩。
- 3 高挺養（1877-1950），與邱家春是基隆煤礦的同事。
- 4 小暗坑 110 番地，位於如今土城和三峽區的交接處，這一帶亦稱作「內媽祖田」。
- 5 景美的大姓主要為來自泉州安溪的高、林、張，以及十五分庄墾戶的蘇、高、林、楊、翁、王、顏、許、陳、劉。外祖父為高挺養（1877-1950），外祖母為洪冶（1885-1933）。
- 6 基隆市寶公學校，為如今的基隆市安樂國小，但邱母就讀時的學校名稱，推測應為 1923 年初創時的名稱「基隆第二公學校」。
- 7 綠町 54 番地，如今的基隆市信義區東信里，東明路一帶。邱先生還表示，家族更早之前居住的祖厝近如今的基隆地方法院，劉銘傳路附近。
- 8 基隆有四大水系，田寮港（田寮河）、石硬港（南榮河）、蚵殼港（西定河）、牛稠港（牛稠河），由於基隆地區早期多為漳州人，漳州人稱溪河為「港」，所以四大水系的名稱則為「港」。

要照顧我的是祖母傅環和姑媽邱玉燕。姑媽與我的感情非常好，當時我還在念幼稚園，這位姑媽要出嫁的前一晚，我還很悲傷地揚言要阻止姑媽出嫁，但是等到姑媽上轎車時，我卻被哄到睡着了，來不及跟到她身邊保護她。

表 1：《邱禮韻公派下族譜》2000 年修訂版（邱先生提供後續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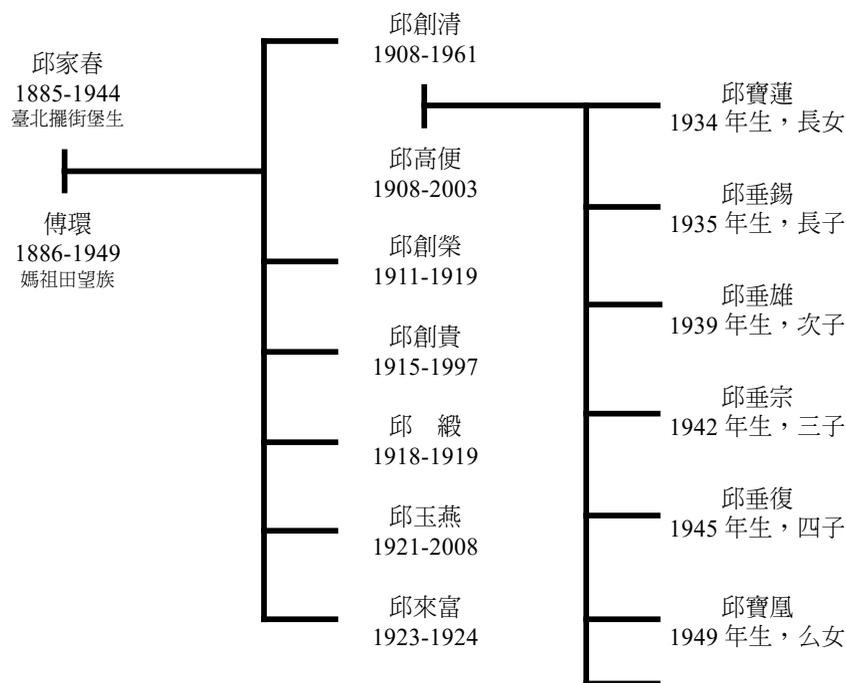




圖 1：1935 年 5 月 14 日基隆市東明路故居。當時邱先生已在母親腹中，即將出生。(邱先生提供)



圖 3：邱家祖厝正面外觀繪圖（邱先生提供，2019 年 10 月 31 日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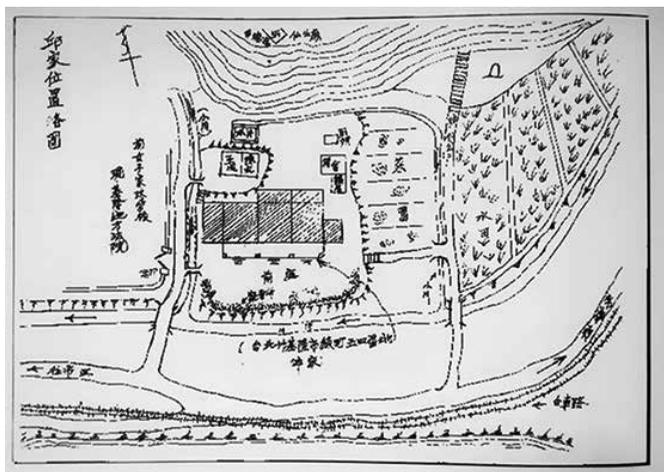


圖 2：邱家祖厝的位置示意圖（邱先生提供，2019 年 10 月 31 日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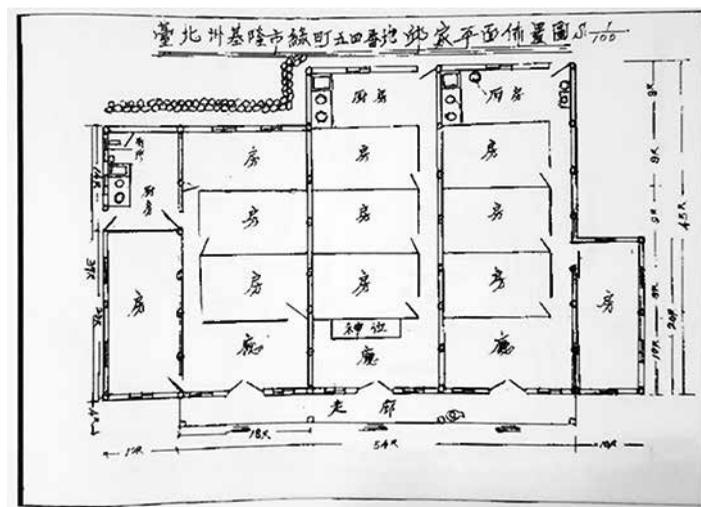


圖 4：邱家祖厝內部繪測圖（邱先生提供，2019 年 10 月 31 日拍攝）

## (二) 就讀幼稚園的我，失蹤了

大概 5 歲左右，我曾經在同風幼稚園<sup>9</sup> 就讀過，與姊姊同一班，每天搭公車上下學。<sup>10</sup> 那時候搭公車，要在上車後讓女車掌撕票。有天下課，跟姊姊上車後，沒讓姊姊幫忙撕開併連的車票，我自己動手沒想到卻撕壞了，因此，那一天我們只好下車步行回家。我們順著公車路線，沿途散步回家，途中遇到玩具店，當然要停下來看一下，這樣才不會錯過服飾店員為模特兒換新裝。我們就站在櫥窗前面等著店員把模特兒的新衣服穿好，之後才開心地摸黑回家。家裡人不知道，亂成一團，還以為我們兩個失蹤了。

因為我家不在市中心，附近多是田地與荒地，只要天色一暗，就連路都看不到。晚上雖然有路燈，但遠遠才有一盞，而且那時家裡的燈，跟現在完全不一樣。比方說，中午 11 點到下午 1 點有電，晚上下午 5 點、6 點才有電，不是整天都有電，然後收費方式是根據家裡申請裝的燈泡瓦數，例如 60 瓦、還是 20 瓦有幾盞之類的，但如果安裝錯誤的瓦數，例如申請 40 瓦的燈泡，可是實際用了 60 瓦的，會被罰錢。<sup>11</sup> 通常每戶只能安裝一

9 基隆同風幼稚園，成立於 1920 年，創辦人為兼任同風會會長的基區長許梓桑，地點位在當時的高砂公園，目前現址已不復存。邱先生表示就讀時間為 1940 年 4 月至 1942 年 3 月間。

10 邱先生表示，當時搭的公車路線是從天神町往返驛站廣場。

11 日治時期的電力與燈泡數量管控嚴格，但也延伸出嚴重的盜電問題。最常見的盜電方式便是擅自更換燈泡，從小瓦數換成大瓦數的燈泡。參考資料：吳政憲，《日治時期臺灣的電燈發展（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61-263。

個燈泡，往往是 20 瓦或 40 瓦的燈泡。<sup>12</sup>

## (三) 入學前的家庭訪問

1942 年 4 月，我從幼稚園畢業後，便就讀基隆壽國民學校<sup>13</sup>，學校很空曠，只有操場與司令臺，而一牆之隔，即是日本人就讀的雙葉小學校<sup>14</sup>。入學前，警察會來通知學生要讀小學。我讀書的時候戰爭已經開始，所以那時是強制入學；<sup>15</sup> 戰爭之

12 20w 與 40w 燈泡是日治時期臺灣燈泡的主流，另外以「庄」級（村級）行政單位來看，1933 年每戶平均持有燈泡數為 1.9 個，但來到 1938 年時的燈泡數則為 1.7 個。參考資料：吳政憲，《日治時期臺灣的電燈發展（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31-242。

13 1896 年成立的「基隆國語傳習所」，歷經數次教育制度改革，至 1941 年正式更名為「基隆壽國民學校」，現址為如今的基隆市信義國小。資料來源：「二十九年基隆國語傳習所事務報告」（1898-04-01），〈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75002。基隆市信義國小網站，網址：<https://syys.kl.edu.tw/>，瀏覽日期：2021 年 10 月 3 日。

14 1896 年成立的「基隆國語傳習所」，1933 年更名為「雙葉尋常小學校」。因為教育制度改變，1941 年再度更名為「雙葉國民學校」，現址為如今的基隆市仁愛國小。邱先生入學時，隔壁的小學校已更名為「雙葉國民學校」，但實際上是否仍只招收日本學童，還需後續考證。資料來源：「二十九年基隆國語傳習所事務報告」（1898-04-01），〈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文書〉，《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275002。基隆市仁愛國小網站，網址：<https://raps.kl.edu.tw/>，瀏覽日期：2021 年 10 月 3 日。

15 1941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府令第 47 號「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臺灣開始跟進日本本國實施義務教育。參考資料：「臺灣公立國民學校規則（號外）」（1941-03-30），〈昭和 16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4151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4151e004。

前，則是老師必須來拜訪家庭，看學生家裏夠不夠條件讓學生讀書。我母親和她兄弟三個人去讀小學的時候，老師一到外祖父家，一進門就看到客廳有一個時鐘，就沒有多問這家人有沒有錢了。後來外祖父向老師表明自己曾擔任過日本警察，所以也不用多作證明，直接以我外祖父的身分便能讓我母親和她兄弟入學了。

我母親的班上同學，一班大概二三十人，輪到我入學的時候，那時候是強制入學，班上同學就比較多了。因為不入學不行，50歲以下要會講日本話，才能算是國語家庭，如果我要讀中學的話，我的家庭必須是國語家庭。

我從一出生，家裡面的長輩對我似乎比較特別，一直跟我講，要我讀書，要我讀基隆中學。那要讀基隆中學的條件，除了必須是國語家庭，還要學生自己在郵局帳戶裡有500塊錢的存款，除此之外還要會國防體操、要跳箱、跳高、跳遠、單槓都要及格，才能夠參加考試。<sup>16</sup>為了有500塊錢的存款，我從小就被灌輸要存錢，就這樣口袋裡都不帶錢，所有的錢都存在郵局裡。那時候姐姐、堂哥、堂姊，他們看到我，都會問我存了多少錢，然後他們會把他們身上的一分錢拿給我。我就固定每個禮拜都去存款，為的就是要讀基隆中學。

到了光復的時候，已經存了三百多塊，本來戰爭一結束想去領出來，但是因為契約制的關係，要等小學畢業後才能領。結果等到了小學畢業時，錢一毛都領不到。

16 有關教育體系在日治時期戰時總動員體制下，配合提升體力的國策目標相關研究，參考資料：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臺北：衛城出版），頁257-281。

1949年，舊臺幣四萬塊才能換新臺幣一塊錢。買菜的時候，用籃子裝著滿滿的舊臺幣出去，回來的時候，菜還沒有比鈔票重。現在說臺幣一塊錢換日幣三塊錢，臺幣比日幣高，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在日本時代，日本帝國銀行發行的日幣，和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券的幣值是一樣的，彼此可以互通，只是發行的銀行不一樣。<sup>17</sup>所以後來舊臺幣四萬塊變成新臺幣一塊錢，就知道臺灣的貨幣貶值得多厲害。

#### （四）搬家和轉學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我的父親無法再繼續經營大陸和臺灣之間的貿易，於是在我小學一年級的第二學期<sup>18</sup>，全家人連同祖母、姑母舉家，一同遷往瑞芳，住址是內瑞芳街柑仔瀨129番地。<sup>19</sup>父親開始與小叔叔邱創貴<sup>20</sup>，一起經營雜貨店<sup>21</sup>，而堂姐邱阿秀則帶著我，轉學到本島人念的瑞芳東國民學校<sup>22</sup>。

在基隆讀書的時候，家裡幫我買了布鞋、帽子、皮製肩揹書包（ランドセル），但是上瑞芳東國民學校的第一天，一進學

17 黃通、張宗漢、李昌謹合編，《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臺北市：聯經出版，1987年），頁V凡例。

18 根據邱先生的查證，邱先生在1942年6月轉移學籍。

19 柑仔瀨，也寫為柑子瀨，為如今的瑞芳區坪柑里。

20 邱創貴先生曾任職基隆煤礦、懷山煤礦、臺灣煉鐵公司。

21 根據邱先生所提供的族譜，當時邱先生的父親是前往瑞芳經營隸屬於基隆煤礦瑞芳二坑的野（蔬）菜部，而邱先生的幼弟後來升任調進所所長（福利社店長）。瑞芳二坑即為後來的懷山煤礦。

22 瑞芳東國民學校成立於1941年，前身為瑞芳公學校，後來現址與當時的瑞芳小學校合併，成為如今的瑞芳國小。

校，便有小朋友從後面拉我書包、跑到前面踩我的鞋子，所以從第二天開始，我就不穿了，改打赤腳，用四方布巾包著課本文具，雨天時則戴斗笠。

我在瑞芳東國民學校的二年級導師是林木己先生<sup>23</sup>，三年級導師是はしづめ先生（橋爪女士），四年級則為廖先生，三位都是好老師。當時在學校裡，老師教我們遇到內地人要讓，不要跟他們計較，要打你的時候則要跑。他們真的會欺負我，會罵我チャンコロ（清國奴），那時候很氣，我不知道我是中國人，但是知道チャンコロ就是在罵我，有次差點跟他們打起來。

還有次衝突，是放學後每隔兩三天，我會去找姑媽。因為姑爹是日本留學回來，生活習慣與日本人相同，所以他們住在日本人較多的地方。<sup>24</sup> 當我走到快接近姑媽家時，一群日本人小朋友圍了過來，我趕緊脫下木屐，背靠著日式圍牆，一邊用木屐抵



圖 5：瑞芳街道圖。(邱先生提供，2021 年 10 月 27 日拍攝)

23 林木己先生於戰後擔任第一任瑞芳國小校長。

24 據邱先生的回憶，日本人住的地方是從瑞芳車站往基隆河方向，街道為田字形，靠近流瑞芳一坑口，靠近如今的瑞芳礦工醫院。

抗，一邊靠著圍牆移動。一移動到圍牆的門，我使用背往後靠，啪地，門一開就跑到屋子裡面去，就這樣跑掉。之後我姑爹有跟他們講我是誰，所以就沒有再發生這種事了。

### (五) 基隆港印象

對於基隆港，我有幾個印象，其中一個是位騎馬上班的少將<sup>25</sup>，他住在基隆要塞司令官邸，大約在壽小學的附近。每天非常準時的出現，他會騎馬到基隆要塞司令部，而他的馬伕則是騎腳踏車在旁邊跟隨。我們若是要知道現在幾點，看少將出門就知道了。

還有，我小時候也搭過台車。因為家住在離市中心比較遠的地方，可以搭台車前往市中心，而且台車還有一首歌<sup>26</sup>：

ごうごう臺車 上るよ臺車跑啊跑啊臺車上山啊臺車  
みちは山道 ぐんぐん上る穿梭山路間砵砵向上爬  
相思樹林 まだ續く。相思樹林綿延不絕  
ごうごう臺車 下るよ臺車跑啊跑啊臺車下山啊臺車  
みちは麓を ずんずん下る來到山腳下鈍鈍向下走  
芭蕉島も もう過ぎた芭蕉園林已經過去

25 當時基隆要塞司令部的少將，流動率很高，由於邱先生表示印象中是他就讀幼稚園時期的少將，當時有 1940 年 8 月就職的山縣栗花生少將和 1941 年 6 月就職的井上靖少將。

26 邱先生受訪時，看到我們攜帶過去的台車照片後，便自發唱起「台車」這首童謠。中文譯稿為田中美帆、鄭力瑜、賴俊諺共同潤飾。參考資料：「懸賞募集公學校唱歌教材入選歌詞」（1933-08-01），〈昭和 8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873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1873a007。

ごうごう臺車 走るよ臺車跑啊跑啊臺車正在跑的臺車  
 みちは村まで あと一息だ跑在鄉村裡深吸一口氣  
 青田に甘蔗 右左青色的甘蔗田便在左右

基隆最熱鬧的活動就是中元普渡，每年家族裡的人都會去看，像我的祖母也會去。我的幼稚園紀念冊中的團體照，便是以每年的主普壇當作背景拍的照片。其實，我從小就不喜歡看中元普渡，因為我知道那是騙人的，都是「造神運動」。造神，神不過是人把祂造出來的。



圖 6：第四排右邊第三位是邱先生，背景則為基隆主普壇。(邱先生提供《修了記念寫真帳 第二十二回兒保育》昭和 17 年(1929) 3 月。2019 年 10 月 31 日拍攝)

## 二、戰時經驗

### (一) 防空洞裡的回憶

1944 年，基隆港這邊被美軍轟炸<sup>27</sup>，那時我已經是瑞芳東國民學校三年級。現在回想，美軍來丟炸彈的時候，警報一響，我跟家人、鄰居都一起躲在防空洞裡，解除警報才出來。這樣跑去防空洞躲炸彈，差不多維持了一年的時間。

美軍飛機的轟炸是這樣的，飛機會飛得很高，炸彈搭拉搭拉下來，它沒有瞄準的，就是飛機開過去，噠噠噠噠把炸彈弄下去，而這種轟炸飛機最怕高射砲。一開始開戰，日本人的飛機還會飛上去跟它打，後來就改用高射砲。

我那時候還小，不怕死也不懂，轟炸得好厲害，也還站在路邊抬頭往天上看。有一次，我叔叔怕我被打到，一把將我拉進防空洞，結果拉我進去之後，反而變成他自己出去在那邊看。

### (二) 能聽音辨別戰機的橋爪老師

現在想起來那時候很慘，飛過去迎敵的日本飛機，幾乎有去無回。在瑞芳東國民學校就學時，三年級的導師はしづめ（橋爪）老師是日本人<sup>28</sup>，她訓練自己一聽飛機的聲音就知道有幾架飛

27 1944 年 10 月 12 日、臺灣的主要軍事和港口設施遭到空襲襲擊。在基隆，碼頭倉庫和基隆站受到嚴重破壞。到了 1945 年，天天有空襲臺灣。參考資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 19 年 大東亞戦争 戦争指導關係綴 内政経済の部 其 1〉Ref.C12120299900，〈台灣空襲狀況集計 昭和 20 年 1 月～8 月〉Ref.C11110408400，東京：亞洲歷史史料中心。

28 橋爪ヨシ子，1941 年（昭和 16 年）開始擔任瑞芳東國民學校助教，日本大分縣出身。參考資料：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機出去，還剩下幾架飛機回來，例如戰鬥機幾架，轟炸機幾架。

每天差不多下午三到四點鐘，一大群飛機飛去おきなわ（琉球），到那邊去炸那個兵艦，還有自殺的那些特別攻擊隊。<sup>29</sup>而老師每次聽到飛機的聲音，就會告訴我們飛回來的都是偵察機<sup>30</sup>或帶隊的領航機，其他的，一架都沒有回來。



圖 7：第一排右邊第二位是橋爪老師。（邱先生提供，《昭和 17 年 4 月入學の思い出 瑞芳東國民學校》手冊，2019 年 10 月 31 日拍攝）

老師跟我們講的，跟我們所聽到的報導消息完全不一樣。報紙上會寫昨天幾架飛機出去，炸沉了什麼兵艦，哪個航空母艦，

哪個戰艦、驅逐艦，總共炸沉了幾艘下去。

在四年級的某一天，那時候我們正在上橋爪老師的音樂課，戰機又再度起飛，老師卻暫停了課程，問班上同學，現在是什麼飛機飛過去。我們回答不知道後，橋爪老師就說是 P-38<sup>31</sup>。然後，老師叫我出去看，於是我出去看，還真的是 P-38。這飛機的特色是有兩個機身的，很好認。

日本的戰鬥機處於隨時待命狀態，有敵軍來，飛機立刻就出動。那些日本飛機爬升的速度很快，後來才知道，速度這麼快的原因，是因為把飛機上的鋼板全部拿掉。那些鋼板本來是為了防止駕駛座被機槍打到，但是，日本軍方想著打死就打死了，所以把鋼板拆掉，飛機才會那麼快。

### （三）我的姓名改音不改字

我表弟叫曾龍男，現在我都還喊他小時候的名字，喊他たっちゃん（阿達）。另一個表妹名字是曾碧霞<sup>32</sup>，她本來是まさこ（正子<sup>33</sup>），因為光復之後不能用日本姓名，所以她改叫碧霞。大家都稱呼我「きゅう ずいしやく」（音近臺語的「邱垂錫」，KyūZui Shaku），其實曾一度要改姓名，讀「おか たるすず」（發音為 O Ka TaruSuzu），但後來沒有改變，因為我的祖父不同意。

29 沖繩島戰役，從 1945 年 3 月 26 日到 6 月 23 日，約 82 天。為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場兩棲登陸戰，其中有 224 架來自臺灣的特別攻擊隊伍前往沖繩進攻。參考資料：〈沖 に於て使用せる陸軍特攻隊〉，《昭和 20 年軍事調 質問事項》，東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30 從當時沖繩戰役的史料裡，可以看到這些偵察機，會從臺灣各地起飛去觀察戰局。參考資料：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昭和 20 年 3 月～昭和 20 年 4 月 南西諸島 電報綴 其の 2〉Ref.C19010019900，東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31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使用的戰鬥機之一，科學發展月刊裡曾提到，「洛克希德 p-38 閃電式戰鬥機是當時世界上最佳的長程戰鬥機之一」。參考資料：洛克西德馬汀公司，黃曉敏譯〈邁向下一飛行世紀的洛克希德馬汀公司〉，《科學發展》376 期（臺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4 年 4 月）。

32 曾碧霞女士是曾龍男先生的妹妹。

33 邱先生特別說明漢字的寫法為「正子」。

那時候皇民化運動，就讀基隆中學的學生必須有日本名字，可是沒人敢跟我祖父說。後來我叔叔去跟祖父用臺語講，「阿錫啊，阿錫啊就要讀基隆中學了，那名字要改。」我祖父說，「可以啊！啊要改成什麼……」。等到他聽完是改成日本名字時，馬上表示，要改可以，等到他閉眼就可以改了。

名字一改，就會跟日本人完全一樣，祖父是因為這樣才反對。雖然祖父在戰爭結束前就過世了，不過我的名字入學時還是寫成「邱垂錫」，一直保持都沒有更改。只是在學校會被叫成「おかたるすず」，在家裡還是用臺語稱呼。

#### (四) 終戰那一天

終戰那天，我們家房間的榻榻米放一臺收音機，到中午 12 點開始播放こっか（國歌）「君が代」，然後接著是天皇講話。昭和天皇說的話，我連一個字都聽不懂，感覺那個聲音沒有出來，都只到喉嚨而已。不過，大人都在哭，我還是不知道大家哭的原因是什麼。

下午去學校，校長才跟大家說：「戦争は終わった（戰爭結束了），臺灣は支那に帰る（臺灣回歸支那）」。放學時走在走廊上，我就大喊，「僕は支那人だ（我是支那人），支那に帰る（回歸支那）」，父親聽到後趕快警告我，「不要亂講話！」雖然天皇說投降，但那時候還不知道軍方的狀況如何。

隔天，又有飛機飛過來，可是沒丟炸彈，我才知道日本確實投降了。

### 三、戰後經驗

#### (一) 記憶裡的二二八

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我們家已經從瑞芳搬回基隆了。因為舊的祖厝被飛機轟炸而燬掉，所以我們家便在派出所隔壁蓋了三個店面，我們就住在店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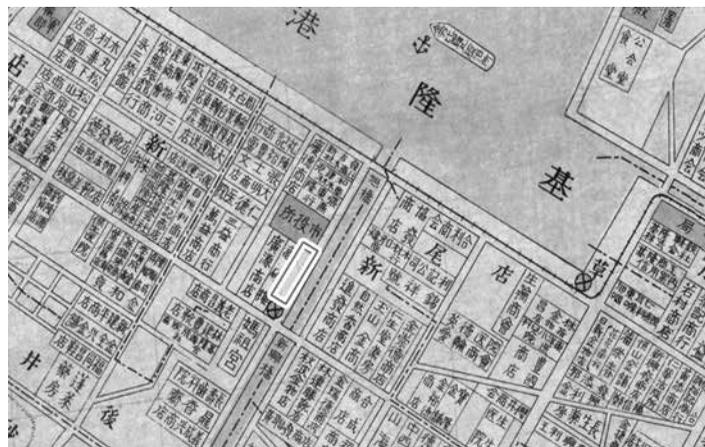


圖 8：邱家店鋪位置（基隆市日本職業別明細圖，1929）

我爸爸是經營船頭行的，工作地點雖然在基隆，但是因為要買賣貨品、介紹生意等等，時常會到臺北活動。

二二八事件當天，剛好爸爸在臺北，馬上就打電話回來通知家人，說臺北發生問題了。而那天晚上我剛好看電影，從電影院一出來後，就看到街上很亂，外面的人打架、受傷等等，回家之後我們就不敢出去，把店門關起來。

剛好那個時候臺灣糖銷大陸很好賺錢，所以我家裡面的糖很

多。爲了預防街上的流彈射進來，就在房子裡用一包一包的糖堆起來擋住前門，再從後門小巷子進出。

除此之外，我們也害怕被搶劫。我們家附近有間叫三民行的店家，就被搶光了。我們主要是防臺灣人，因爲他們有人當過日本兵，會騎馬，而且槍法很準，沒有槍的就拿著木棍沿街巡邏，如果看到不會講閩南話的就打。結果客家人也被打了，因爲客家人不會說閩南話。

我家門前公路的最左側是憲兵隊，右邊是派出所。二二八事件開始後，大家會去進攻這些派出所，裡面的警察就開始跑。因爲這些警察知道我們家的狀況，便從派出所後面的窗戶跳下來，跳進我家前棟跟後棟中間的小巷子裡，警察就從那個小巷子跑進我家三棟房子最後一間的三樓躲起來。

後來阿兵哥從基隆港進來的時候……喔！一進來，機關槍就對著天空不斷開槍，接著是上來佔領街道。雖然我沒有親眼看到，但是聽到許多槍聲，還有街道上都是阿兵哥走路、喊口號的聲音。

## (二) 我「聽到」的八堵火車站事件

這些阿兵哥從基隆上岸以後，因爲要用火車運兵到宜蘭去，火車必須開到基隆再到八堵，八堵就能到宜蘭去，所以在八堵火車站的時候要停下來等。

因爲八堵火車站的宜蘭線是單軌運行，只有一條鐵軌，要從暖暖開車到八堵，八堵才能開回到暖暖，所以僅有一輛列車能

夠行駛。<sup>34</sup> 而火車的通過訊號是用一個圓圈圈和一個小包包來進行。包包裡面放著鑰匙，司機開到暖暖去，就把這把鑰匙交給車站，車站才能打開鐵軌，再讓車子回到八堵來。<sup>35</sup>

當時阿兵哥要求馬上開車，那個八堵火車站站長、副站長都說不行，說前面有車子要來，然後阿兵哥堅持現在就要開，副站長解釋開了就會撞到，繼續跟阿兵哥說明情況。

阿兵哥問副站長一句，「那你開不開？」副站長還是堅持不開車，就被阿兵哥一槍打死了。

不久後，火車聲遠遠的傳過來，阿兵哥才知道真的有火車來了。

軍方在調動的時候，他不跟你講理由的，要你開你就開，不聽話就砰砰。所以，現在八堵火車站那邊，設了個紀念碑，就是爲了紀念這件事。<sup>36</sup>

34 臺鐵宜蘭線於1980年7月開始進行宜蘭線全線雙軌工程。在此之前，火車從八堵途經瑞芳至蘇澳，主線爲單軌行駛。資料來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宜蘭線鐵路擴建工程實地查證報告》（臺北：行政院，1981年）。

35 有關單軌運行技術係鐵路上防止列車對撞或追撞的閉塞法，是鐵路上保障安全的主要方法之一。該方法是以路籤或路牌作爲列車佔用區間憑證的列車閉塞法。鐵路事先製作好若干個標誌性道具（可以是打孔圓片、鑰匙狀等等，稱爲路籤或路牌；爲了授受方便，拿出來使用時往往裝入固定在大圓環上的包中），放在對應的閉塞機裡。參考資料：林文雄，〈軌道配置之原理與實務〉，《臺鐵資料季刊》340期（臺北：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2009年12月），頁1-45。

36 1994年，八堵站二二八紀念碑落成。該紀念碑爲紀念17名因二二八事件而犧牲生命的八堵站鐵路員工。由罹難站長李丹修、副站長許朝宗的遺族推動建碑。資料來源：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網站，網址：[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2BBB8D0E8](https://228memorialmuseum.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82BBB8D0E8)

我還聽過兩個故事，第一個是我的國小同學，叫做郭錦基，住在媽祖廟旁邊，<sup>37</sup>一間木頭蓋的兩層樓房子。二二八事件後，大家很害怕，所以郭錦基的母親，天還沒有亮，便在小客廳裡面供奉菩薩。她就在那邊拜佛、燒香，點火的時候就被一槍打死了，被誰打死也不知道，就因為那個房間有電燈、有人影，所以就這樣被打死了。

第二個是在我家派出所隔壁、媽祖廟靠海的那邊，有間叫做「楊阿壽牙醫」<sup>38</sup>的診所。聽說當時阿兵哥去敲門要找楊阿壽，楊阿壽的兒子出來應門，回說楊阿壽不在。阿兵哥回答他，「嗯，你就是楊阿壽！」，便把楊阿壽的兒子抓出去。

抓出去後，他家裡面的人很怕啊，就趕快把門關起來。第二天早上，楊阿壽的兒子卻在門口前的港裡面浮起來，才知道他被打死了。

真的很慘啊，海港裡面都一個一個人在浮。

那些日本兵退伍回來的，穿日本兵衣服、戴日本兵帽的很多就這樣被打死了。有些人的手會被用鐵絲網綁，再被帶到碼頭兩邊，用刺刀刺。第一個人掉到海裡之後，旁邊的也會跟著下去，整排就跟粽子一樣都下去了。這些人的手被綁住，沒有辦法游泳就這樣淹死，我親眼見到屍體跟著海浪飄浮，那時候年紀還小，真的很害怕。

到晚上天黑了，就會有人用鉤子把那些屍體勾到碼頭旁邊，

1FBF42&s=0979A791F842571C，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9日。

37 這裡指的是基隆媽祖廟「基隆慶安宮」。

38 1927年楊阿壽於基隆開業「長壽齒科醫院」，現改名為長壽牙醫診所。參考資料：《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2日，n04版。

再放到板車上把他們拉出去埋掉，不然也會臭掉。白天都沒人敢做這些事，只能趁晚上阿兵哥不敢出來，躲在兵營裡面的時候處理……真的很慘。

而當時的港口位置，現在已經變成停車場了，那是以前最熱鬧的地方。

### (三) 校園裡的阿兵哥

我唸基隆中學初中部時，發生了我們所說的古寧頭戰役。<sup>39</sup>那個時候大陸撤退過來的士兵，船一靠岸，第一個讓出位置給士兵住的就是學校，因為學校很方便住進去。

當時很多阿兵哥送到基隆中學來，我們到學校時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學校裡全部都是阿兵哥，我們也不能上課，就回家去了。看到那些阿兵哥實在很慘，受傷的、腳痛的、頭痛的等等，甚至有死掉的屍體。我們基隆中學以前是日本人在讀的，旁邊有個焚化爐用來燒掉製造的垃圾，後來被拿來燒阿兵哥死掉的屍體。

在我念高三的時候，遇到大陳島撤退。<sup>40</sup>我們高三要準備聯

39 古寧頭戰役發生在1949年10月24日至10月27日，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的一場戰役，亦是中華民國國軍在內戰後期的敗退過程中的首場勝仗，使臺灣局勢暫時穩定。參考資料：李福井，《1949古寧頭戰紀：影響臺海兩岸一場關鍵性的戰役》（五南出版社，2014年）。

40 大陳島撤退發生在1955年2月8日至24日，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第七艦隊護航下，將位於浙江省台州列島的大陳島上的2.8萬餘名居民（居民包含上下大陳島、漁山列島與南麂列島等）全部撤退到臺灣的作戰計畫。參考資料：陳玲，《大陳記憶：兩岸新移民的悲歡》（時英出版社，2015年）。

考，不能停課，便去借用基隆女中的大禮堂來上課。我們高三只有兩個班，有時就一起上課，兩班大概 50 個人，最後有 4 個同學被留級留掉了，46 個人畢業。

說到大陳島撤退，撤退的是整個島耶！大大小小的居民全到臺灣來，對我們的生活影響很大！而他們本來要在宜蘭蓋一個大陳新村，但是房子還沒蓋好，所以這些人先搬來住在學校裡面，很慘的。

## 四、求學路程

### (一) 我是第一屆大學聯考生

我從基隆中學高中部畢業的時候，剛好參加 1954 年的第一屆大學聯考。那次考試把科目分成甲乙丙，大家考試前先填志願，考完之後按照分數排先後次序。<sup>41</sup> 這種情況，學生都是先被學校選，再被系所挑。比如臺大是大家的第一志願，進去的，一定是填第一志願最高分的那群人，然後這批學生進到臺大之後，他們系主任再來挑誰可以進去他們的科系。

我當初的第一志願是填臺大醫學院<sup>42</sup>，然後還有植物病蟲害

41 1954 年臺灣首度實施大學聯考制度，分為甲乙丙組招生；1966 年起分成甲組理工類、乙組文組、丙組醫藥、動植物類，以及丁法商類四組招生。參考資料：謝佳蓉，〈臺灣大學入學制度沿革之比較—以 Archer 的型態生成論為基礎探討大學聯考與多元入學之教育機會均等可能性〉，《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84 期（嘉義：南華大學，2010 年），網址：<http://www.nhu.edu.tw/~society/e-j/85/index.htm>，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42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日治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原

系<sup>43</sup>。真的有考上臺大醫學院的，我們班只有一位，他家境不好，靠的是他弟弟賺錢供他讀書。後來他考上醫學院，當了醫師也就值得了。他的太太是他一考上醫學院的時候，有位婦產科醫師請他當女兒的家教，後來那位女兒就嫁給他了。本來他一畢業，他老丈人就要他接婦產科醫院，但是他太太反對，因為他太太希望他獨立開業。

我們聯考完的時候，剛好碰到高雄醫學院<sup>44</sup>成立，可是它過了聯考招生的時間，只好到臺大醫學院看有哪些人的第一志願是醫生。我那時也有被通知到，但是聽到光註冊費就要 5,000 塊，我根本不敢跟家裡人說這件事。雖然後來家人，甚至里長都知道這件事，說要湊錢讓我去。這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一讀就要讀 7 年，而且那個時候念農學院<sup>45</sup>，只要一一百多塊而已，所以還是選擇去農學院。不過，第一年沒有順利去就讀，因為我帶了兩百塊

醫學部更名為醫學院設立醫科；1949 年，學制改為七年制；1973 年醫科更名為醫學系；2013 年的 102 學年度醫學生修業年限調整為六年。參考資料：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網站，網址：<https://www.mc.ntu.edu.tw/med/Fpage.action?muid=1459&fid=875>，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25 日。

43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系設立於 1949 年，自創系即分為植物病理與昆蟲兩組，於 1998 年因系所改組獨立為現植物病理學系與昆蟲學系。參考資料：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網站，網址：<http://www.ppm.ntu.edu.tw/zh/history>，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44 高雄醫學院創立於 1954 年，為今日高雄醫學大學前身。參考資料：高雄醫學大學網站，網址：<https://www.kmu.edu.tw/index.php/%E8%AA%8D%E8%AD%98%E9%AB%98%E9%86%AB>，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45 臺灣省立農學院為如今的國立中興大學前身，為升格大學前，1946 至 1961 年之校制。參考資料：國立中興大學網站，網址：<https://www.nchu.edu.tw/about/mid/22>，瀏覽日期：2019 年 11 月 26 日。

錢從基隆下去臺中，結果第一學期讀書的費用就是 200 塊錢，繳完費用我就沒有生活費了。只好辦休學，然後向同學借錢回去基隆。

當時，家裡沒辦法給我更多的生活費，是因為前幾年國民黨在大陸那邊的政權丟掉了，剛好有艘載著我們家貨品的船，跑去舟山群島不見了。<sup>46</sup> 後來才知道那群人沒有把船開去舟山群島，因為怕被國民黨軍抓，但也不敢回臺灣，所以就把貨跟錢都帶到香港去換現金，然後他們把錢分一分後，便各自離開。

由於這件事，我們家的財務狀況開始走下坡。

因為那時候船不見，總不可能老闆對船員家屬沒有任何表示，還要賠錢給客人。爲了賠款，連房子都賣掉，當然就不可能多給我生活費了。

## (二) 休學打工存學費

我休學的那一年，就在基隆的煤礦公司福美三坑上班。<sup>47</sup> 在那間公司裡面擔任會計，歷時 10 個月，一直到下學期的學校開學前一天，月薪是 300 塊。

46 此時應為登山島戰役前後，國軍自舟山群島撤退至登山島後暫時守住戰線。故後文邱垂錫先生表示「船怕被國民黨抓走」亦合乎史實。參考資料：〈登步島戰役 國軍誓死抗敵〉，《青年日報》，2009 年 11 月 3 日，第 3 版。

47 基隆煤礦福美三坑，註冊之原野地位於今新北市四腳亭大坑埔號 1 之 3。參考資料：「移交清冊 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永基煤礦 基隆煤礦，工礦 - 永基煤礦接收基隆礦資產清冊(二)」，臺灣工礦股份有限公司永基煤礦 臺灣省農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49 年 11 月 23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A31346000K/0038/1234/2。

等到開學，我作好準備去學校讀書了，因為已經知道怎麼賺自己的生活費，那就是刻鋼板講義。那個時候沒有排字印刷廠，所以講義或考卷都是用鋼板先刻上內容，之後再複印。刻鋼板的方式是，底下墊著一片很粗糙的鋼板，接著用鐵筆在蠟紙上刻字。字「寫」好以後，拿去油印，印出一張一張的學校講義。當然，那個字不可能寫的跟現在印刷字一樣小，都是手寫的那種尺寸。

老師跟同學上課都會用到的講義大綱，那我就幫忙刻，一張 1 塊錢。一天只要刻 3 張，一個月吃飯錢要 90 塊，這樣算就有吃飯錢了。<sup>4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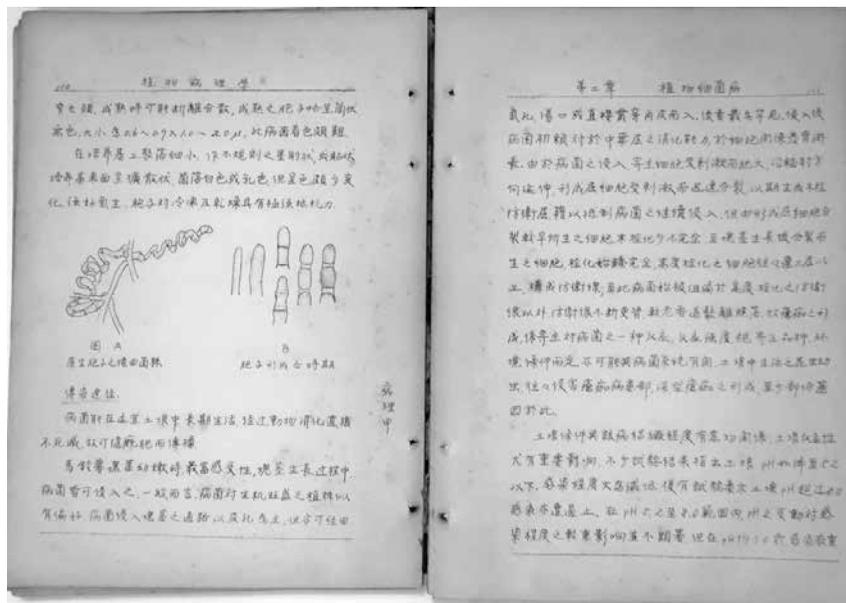


圖 9：邱垂錫先生鋼板刻印《植物病理學》書影

48 邱垂錫先生於訪談間補充自己的每月飯錢約為 90 元。

當初刻的講義，我到現在都還保留著一本《植物病理學》，這本 326 頁，所以我當時就賺了 326 塊。我最高紀錄是一天可以寫 18 張，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的系主任羅清澤先生，他趕著要講義，把我找去說要刻這些講義。本來他說今天給明天交，但我說不行，就變成再隔一天交。羅主任平常就是個非常兇的人，還要求我要端端正正地寫楷書，不過這 18 張講義便給我一張 3 塊的價格。



圖 10：時任臺灣省立農學院 植病學系主任的羅清澤先生（邱先生提供）

## 五、投入教職

### （一）畢業後第一年的我，沒有很想當老師

前面說刻的那本《植物病理學》，我後來有拿到日文原版

書，我就拿影印版的來比對，發現那個文字遺漏是整行整行的漏掉，所以我就寫了勘誤表。那時候的系助教，一看非常緊張，因為我在勘誤表上寫「不要在紀念碑前徘徊」。<sup>49</sup> 助教就跟我說：「喔！你為什麼寫了就寫了，你為什麼加這句話，這個先生（せんせい，老師之意）看到的話，你就害咯！」，結果他當然知道了。

1959 年大學畢業後，我沒有報名當時的高考考試，因為我覺得政府把大陸那套拿到臺灣來不合理，例如浙江省錄取幾個、河南省錄取幾個，是依照省籍分配，而不是按照分數錄取。<sup>50</sup> 我當時是參加甲種建設人員考試<sup>51</sup>，錄取了四個都是我們班的，原

49 根據邱先生表示，這句是來自一句無法考證的佳句，應是羅主任在東京唸書時在教科書上看到的一句話。邱先生特別在勘誤表刻上，目的在於勉勵學子們要不斷向前努力。

50 中華民國憲法在 1947 年 12 月 25 日實施，第 85 條便明定：「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並應按省分區別規定名額，分區舉行考試。」並在 1948 年 7 月 21 日修正的考試法第 20 條第 2 項提到：「全國公務性之公務人員考試應分省區或聯合數省區舉行，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政府於 1950 年舉行遷臺後的第一次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便明定了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1989 年則為最後一次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參考資料：張麗雪，〈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按省區定額錄取制度沿革〉，《考選論壇季刊》1：2（2011/04），頁 53-60。

51 經查詢資料，沒有甲種人員建設考試，如果指的是甲等考試，那麼一直到 1962 年 8 月 29 日考試法修正，才有甲等考試，但相關考科的部分沒有建設類別。依 1948 年考試法修行細則第 18 條規定：「舉行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依本法第十三條同時取得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資格者，以在公務人員考試規定錄取名額以內為限。」也就是 1962 年前同時報考公務人員以及專門職業技術人員的人，雖然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但有可能受限於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之限制，無法錄取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僅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

來出題的是我們系主任，但我們不知道。原本我想去基隆檢驗局工作，後來卻把我分發到人事行政局所屬的合作事業管理處。報到後三個月，什麼工作也沒讓我做，沒薪水也沒辦公桌，因為當時手續很麻煩，要隔一兩個月後才能拿到薪水。

1960年，我讀基隆中學時期的教務主任當了北港高中校長，當時需要老師，就找我去了。就在那個暑假，羅清澤先生也找我回去當助教，但是太晚說。同時，我還考了糖業公司，要到屏東南州糖廠，至少簽約做兩年，每月月薪2,000元，當時老師每月薪資才700元。可是那時候爸爸腦溢血走了，也就沒有南下，便一直當老師。

## (二) 身為老師要做的那些事

1961年，在北港高中擔任訓育組長一年後，接著回到基隆二中當教學組長。在二中待了三年，基隆一中的史振鼎校長<sup>52</sup>找我去一中，也在一中待了三年，還跟著史振鼎校長到楊梅高中一年。

在基隆一中時，有位歲數跟我差不多、師大國文系畢業的李

格。參考資料：張麗雪，〈公務人員高普考試按省區定額錄取制度沿革〉，《考選論壇季刊》1：2（2011/04），頁53-60。

52 史振鼎，教育界人士，生於1925年7月1日，卒於1990年2月10日，曾任基隆一中第八任校長（1965年6月—1968年8月）、楊梅高中首任校長（1968年8月—1975年1月）、新竹高中第二任校長（1975年2月—1983年8月）、臺南一中第五任校長（1983年8月—1990年2月）。參考資料：黃昆輝，《光與熱的化身：永懷史振鼎先生》（臺北市：三民書局，1991）。

成林<sup>53</sup>，因為有能力，所以後來到南港國中就任校長。因為校長需要幹部，於是我便從楊梅高中離開，在1968年，到南港國中當教務主任。那時候還想著要換工作，但一待就沒有再改變了。

在學校我都教其他人不願意教的科目。我在北港高中教英文，後來還教數學的解析幾何；到基隆一中也是教解析幾何。在南港國中當教務主任的時候，由於是專任主任，所以課很少，只要有老師請假沒來，就由我去代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都教過。

## (三) 那個師資缺乏的年代

以前科目沒分這麼細，而我當時登記的是「博物」老師，所以理科我都可以教，文科就不敢碰了。而且當時剛剛實施九年國教，南港國中也剛成立需要大量老師，像是實踐家專<sup>54</sup>、銘傳家專<sup>55</sup>的畢業生都來當老師。

53 李成林，師大國文系畢業，曾任職中山女高、板橋中學、彰化女中等教師，並先後擔任華僑中學訓導主任、臺北市建國中學校長室秘書、臺北市南港國中校長、臺北市教育局二科科長、督學室主任、臺北士林高商校長、臺北市成功中學校長。參考資料：臺中二中網站，網址：[http://admin.tcssh.tc.edu.tw:86/zh\\_tw/1114](http://admin.tcssh.tc.edu.tw:86/zh_tw/1114)，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9日。

54 實踐家專，1958年3月26日由前副總統謝東閔創立，全名為實踐家政專科學校，並於1997年8月改名實踐大學。參考資料：實踐大學網站，網址：[https://www.usc.edu.tw/zh\\_tw/about/history](https://www.usc.edu.tw/zh_tw/about/history)，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9日。

55 銘傳家專，應為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創立於1957年，1990年7月升格為銘傳管理學院，開始招收男學生，1997年改名銘傳大學。參考資料：銘傳大學網站，網址：<https://web.mcu.edu.tw/zh-hant/history>，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9日。中時新聞網〈首屆銘傳男孩 回娘家憶當年〉，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323000386-260107?chdtv>，

1975年，我便在南港國中當總務主任，1980年當補校主任，接著就去成功高中擔任教務主任，後來還擔任校長室秘書。反正哪個地方的職缺沒人要去，就是我去。

一開始，南港國中平均每班的學生有很多，高達65人。因為經費有限不能增班，所以每班的人數只好增加，但是依規定一班最多只能42人。後來，南港國中曾有78個班級，將近4,000名學生同時在校就讀。當時很多臺北縣的人優先選擇就讀臺北市的學校，學校為了整建校舍，甚至出現買不到水泥跟鋼筋的情況。<sup>56</sup>

表2：創校初期教師、班級與學生人數統計表（邱先生提供）

學年度	教師人數	班級數	學生總數
57	34	16	-
58	64	44	-
59	91	44	2,152
60	106	51	2,404
61	121	58	2,646
62	139	66	2,944
63	153	71	3,273
64	161	75	3,780

瀏覽日期：2021年5月1日。

56 根據邱先生的回憶，1970年代，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初期，學校硬體設施甫開始建設，加上臺北縣民亦傾向至臺北市就讀，讓臺北市各學校大興土木以擴展校舍，也造成一些學校，包含南港國中買不到水泥跟鋼筋的情況。

## 六、休閒生活

因為我很愛聽音樂，所以我記得我拿了服兵役的薪水500元去買收音機。到基隆二中工作的時候買了電唱機，當時買的黑膠唱片都還留著。而且我買電唱機後，第一張唱片就買交響樂來聽。

我第一次聽到交響樂是讀高中的時候，<sup>57</sup>在仁愛國小的演奏會上。那次是因為找我們基隆中學的高中生，去當保全保衛禮堂。交響樂是由國軍師範樂隊演奏的，他們都是師大的畢業生，聽到他們演奏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sup>58</sup>，我才知道原來交響樂是這麼好聽，所以等到一有錢馬上就去買。

除了聽音樂，我對攝影也有興趣。任教三年後，有了一點存款，便託友人從日本買回一臺6 x 6箱型照相機，到現在都保留著。

57 大約是1953年。

58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為柴可夫斯基唯一一首小提琴協奏曲，對小提琴技法的要求很高，是成為小提琴家前的一大挑戰。完成於1878年4月，他的小提琴家好友柯提克認為自己無力演奏這首難度高的樂曲，柴可夫斯基便將這首曲子獻給俄國註明小提琴家奧爾，但奧爾演出後評價很糟，也說這是首無法演奏的曲目，便拒絕演出。這首曲目經歷多人依然無法完美詮釋，後來還是奧爾重新帶著學生演奏此曲，這曲目才逐漸成為小提琴界中的一首代表作品。參考資料：撰樂 Die Musikzeitung，〈無法演奏的協奏曲—柴可夫斯基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網址：<https://diemusikzeitung.com/2018/03/07/%E3%80%8C%E7%84%A1%E6%B3%95%E6%BC%94%E5%A5%8F%E3%80%8D%E7%9A%84%E5%8D%94%E5%A5%8F%E6%9B%B2-%E6%9F%B4%E5%8F%AF%E5%A4%AB%E6%96%AF%E5%9F%BA%E3%80%8A%E5%A4%A7%E8%AA%BF%E5%B0%8F%E6%8F%90%E7%90%B4/>，瀏覽日期：2019年11月29日。



圖 11：邱垂錫先生珍藏的 6×6 Yashica-D 相機

結婚後沒多久，我還買過電視機。臺灣有一陣子大量買入電視機，其實是謝東閔當省主席的時候，跟日本人買設備，條件就是要買多少台電視。那些電視買來之後，在臺灣賣完，還要再進口就沒了。原來日本早就已經有新的電視出來，之前銷售臺灣的機型都是舊的。剛好那時候臺灣電視公司成立需要機器，所以就將日本的那些「舊機器」搬過來了。

講到買電視機，就會想到買了電視機卻裝不下電視櫃隔間的事情。因為那時基隆的房子，隔間是我自己蓋，外殼請我小學同學幫我蓋，所以裝潢由我自己設計。我看日本雜誌《婦人俱樂部》<sup>59</sup> 介紹 14 英寸電視機，有標示電視的尺寸，我就抄起來。我把家裡的那個隔間，預留了一個洞，將來準備放電視。結果電視買回家，竟然放不進去，硬擠也放不下，因為我把長寬弄相反

59 《婦人俱樂部》是一本日本雜誌，1920 年 10 月創刊，1988 年 4 月休刊。  
參考資料：《婦人俱樂部》69：4。

了。這是 1967 年的事情了，那台電視還花超過我當時一個月的薪水。

我剛結婚的時候，薪水 700 元。我一直以來是薪水一下來，整包就給我母親。後來結婚有了孩子，她說你該為自己打算了，所以我就每個月給我二弟 500 元，拿來當作奉養媽媽的零用錢。薪水沒有交給媽媽之後，我也沒有管錢，就交給老婆，從頭到尾我的錢都直接是「家裡的財產」。

1969 年的時候，我的薪水大概是 1,000 元，到了 1995 年退休的時候，薪水是 6 萬元。退休後還是能每個月領 6 萬元，也有年終獎金。後來民進黨上來後，退休金砍了 2 萬元，現在每個月領 4 萬元。以前退休後拿的錢會跟在職時一樣，所以退休後的 6 萬元中的 2 萬元，是不應該拿的，正常退休應該拿的就是 4 萬，這樣調整算是合理的呀！



訪問側拍